

■岁月风铃

应杜孟

那是一张泛黄的照片,更是一封穿越时光的来信;那是一段尘封的岁月,更是一扇等待重启的记忆之门。

当本强同学将这张于1972年7月拍摄的尚田中学首届高中毕业合影发到微信群,那一张张熟悉的老师和同学的面容,瞬间将我们拉回到那段混合着咸菜味与书香气的岁月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改革的春风尚未吹来,但教育领域变革的种子已在我们这个滨海小城悄然萌芽。作为尚田中学首届高中生,我们在特殊的年代里,走出了一条特别的求学路。

校舍让给调防来的部队,课堂便开始打起了“游击”。记得当时尚田公社大礼堂舞台后的化妆室,是第一个临时教室。窄小的空间里,四十多个学生挤在一起,台上开会时,老师讲课的声音得和扩音器较量。后来搬到县江边尚田晒的蚕桑场,冬天江风从窗缝钻进来,冻得我们握笔的手发僵。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,我们对知识的渴望从未消减。

作为住校生,每周回家补充“物资”是头等大事。我回家要走二十几里的山路,远的同学则要走三十多里。那条泥土小路,晴天尘土飞扬,雨天泥泞不堪。记得有次途中遭遇暴雨,我被浇成了“落汤鸡”。那条自制的陪了我两年的小扁担,挑着十来斤的米和菜,走到后来,感觉重如千斤。

每周带到学校的雪菜咸齋、萝卜干,要支撑起六天的伙食。学校唯一提供的,是那个冒着腾腾热气的大蒸屉——我们每个人用饭盒淘好米,放入屉中,有时也把菜码在米上,一同蒸。夏天的时候,临近周末时,撑了五六天的咸菜也常会发馊变味,但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吃下去。后来学校食堂为住校生提供了一些便宜的菜品,可即便只是两分钱一碗的菜羹,有时我也付不起钱。

物质的匮乏,反而催生了我们对知识的渴求。每天晚自习熄灯后,很多同学会上蜡烛继续看书,那微弱的烛光,照亮的是我们对未来的向往。直到班主任来催赶,我们才极不情愿地熄灭蜡烛回去睡觉。

谁能想到,就是在这般艰苦环境中,我们这一届走出了不少人才。冬天曾与我挤在一张上铺“抱团取暖”、深夜摔下床惊动不少师生的可成同学,恢复高考当年就考上了师专,后来从教师岗位竞聘进了县委机关,退休前曾任农办主任。班长满足是我的人团介绍人,毕业那年年底应征入伍,在部队提了干部,后转业回来在政府机关退休。同学中还有几位保送上了工农兵大学——我本来也有机会,考核政审都过了,却卡在体检上。更多的同学虽未离开故土,却凭着在母校磨砺出的坚韧与才智,成了日后美丽乡村建设中默默奉献的“顶梁柱”。后来,我成了奉化县尚田区甘坪公社的业余教育辅导员,又从那个岗位上逐梦远行,加入了军营。

父亲常对我说:“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。”这句话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就像一盏明灯,指引着我前行的路。

这张泛黄的照片,记录的不仅是一段青春岁月,更是一个时代的教育侧影。那些在艰苦条件下淬炼的求知欲与意志力,那些混合着咸菜味与书香气的青春年华,已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最珍贵的精神财富。

近日重睹旧照,追念往昔峥嵘,特赋小诗一首以记之:

旧影见初心

泛黄旧照忆何深,尚田中学迹可寻。
窗隙凝风钢笔冻,柴痕印雪板车沉。
咸齋六日味犹在,拼铺两冬暖自存。
莫道寒斋坐与土,青衫白首证初心。

■心香一瓣

秋雨绵绵

吴大明

前些日子,一场秋雨悄然而至。秋风瑟瑟,拂过肌肤,带来丝丝凉意。我伫立窗前,侧耳倾听,瑟瑟风声里,隐约缠绕着几缕悠扬的笛音;俯身轻嗅,如丝雨幕中,仿佛萦绕着几许淡淡的落花气息。

那绵绵秋雨,轻柔婉约,却又暗藏一股韧劲。纤细的雨丝,宛如古时大家闺秀抚琴的纤指,为这个季节平添了几分哀怨与无奈。置身其中,宋朝女词人李清照《声声慢·寻寻觅觅》的悲吟蓦然回荡我心头:“寻寻觅觅,冷冷清清,凄凄惨惨戚戚。”此情此景,仿佛与那千古愁绪悄然叠印。

圆润的雨珠,滴滴答答,敲打着秋风冷雨扫落的残花。花瓣大多已枯萎,混着泥土的清香,幽幽散逸出缕缕暗香。恰如歌中所唱:“当花瓣离开花朵,暗香残留。香消在风起雨后,无人来嗅。”皆是一样的凄美,一样的缠绵悱恻。倘若这场景被多愁善感的林妹妹瞧见,怕是又要为这一地残花黯然神伤了。

窗外,几滴雨珠停驻在广玉兰宽厚的叶片上。秋风轻拂,它们便在那天然的舞台上,轻盈地打着旋,悄然跳起一支华尔兹,贪恋着叶片的承托。倏忽间,一颗小雨滴一个趔趄,从叶上滚落,悄然投入大地母亲的怀抱。“呵,是母亲温暖的气息!”它仿佛非常

满足地轻叹一声,惬意地伸了个懒腰,便沉沉地睡去了……

这些随风飘零的小雨滴,亦是秋的使者,是秋姑娘寄往四方的邮票。它们搭乘着风婆婆的邮车,奔向天涯海角,一路发出清脆悦耳的滚落声,仿佛在向人间传递信息:“秋姑娘串门来啦!秋姑娘串门来啦!”

秋雨后的月夜,格外空旷清朗。凉风习习,拂遍大地,携来雨后草木的清新。嗅着空气中残花与落叶的幽香,耳畔仿佛又萦绕着那断断续续的笛音。抬首仰望,一轮硕大如冰盘的圆月悬于天际,月华如水般倾泻。月影中斑驳的淡痕与清辉交融,眼前似有朦胧清光浮动。恍惚间,一位女子身着素白轻纱长裙,凭虚而立。风起时,薄如蝉翼的轻纱飞扬,雪色衣袖飘动。不知何故,她手中的罗帕早已湿透,想是被那望穿秋水的相思泪浸染。这女子,便是那月宫中的嫦娥吧?真可谓“嫦娥应悔偷灵药,碧海青天夜夜心”啊!

秋雨,是一首凄凉而清冷的诗,以其独特的凄清,洗净铅华,将天地引入一种深邃的澄澈。它无声地诉说着生命的轮回与沉淀——那落花成泥的静美,那雨滴归土的安然,那月宫清辉下的永恒孤寂……秋夜,是一幅明亮而空旷的画。秋雨绵绵,继续了时光;秋夜深深,沉淀了思绪。这场秋雨,不仅是自然的馈赠,更让我在喧嚣尘世中寻得一片心灵的宁静港湾,让我感悟到生命的诗意与美好。

■生活七彩

孙益奔

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中,我们总在寻找那条通向内心平静与幸福的道路。其实,这条路并不难寻,它就藏在我们每日的行动与心境之中。只要我们愿意用善良、知足、感恩与努力的灯,去点亮自己、温暖他人,就能走得更加坚定而从容。

行善,是人生最美的修行。它不需要轰轰烈烈的行动,只是在日常的点滴中,做一些善意的事情。多做好事,不欺贫,不凌

弱,这是我们对自我最好的承诺。善良不仅仅是对他人的善意,更是对自己心灵的滋养。当我们用真诚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,内心会变得更加充实和平静。善行如春风,不仅能吹散自己心中的阴霾,也会让这个变得更加温暖。

知足,是一种深刻的智慧。人生在世,赤条条来,赤条条去。我们带不走任何物质的财富,但可以拥有一颗知足的心。知足常乐,不是放弃追求,而是懂得珍惜当下拥有的。每一个平凡的日子,每一次真诚的微笑,都是生命赠予的珍贵礼

物。懂得满足的人,才能在繁忙与喧嚣中找到那份宁静与幸福。

感恩,是人生最美的心态。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,都要记住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。所谓“滴水之恩,当涌泉相报”,感恩不仅让我们心存善意,也让我们学会宽容与谦逊。生命中每一份别人的善意,都是一束光,照亮我们前行的路。怀揣着一颗感恩的心,我们会变得更加善良、坚韧,也更懂得珍惜眼前人。

努力,是实现梦想的必经之路。人生如一场旅程,没有耕耘,就没有收获。无论目标多远多难,只

要坚持不懈,步履不停,总会有春暖花开的那一天。努力不仅仅为了得到,更是为了在这个过程中,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每一次的坚持,都是对生命的尊重,也是对未来的负责。

人生的道路或许崎岖,但只要我们心怀善良,知足感恩,努力前行,就能在平凡中找到不平凡的意义。愿我们都能用一颗真诚的心,去迎接每一个晨曦,去迎接每一次挑战,让生命因善良而温暖,因努力而精彩。

让我们用行动,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



月下望江楼

郭宏尉 摄

■旅途见闻

站在满洲里国门下

汪武首

刚过完80岁生日,我就在网上订了机票,与妻子一同前往心驰神往的北疆边陲小城——满洲里游玩。

满洲里城市面积不大,但整洁干净。市区从南到北主要有一道街至六道街,街道布局横平竖直,方向清晰,不易迷路。街道建筑融合了中俄蒙三国风情,以及哥特式、法国古典主义等多种风格,如一道街、二道街东部为俄罗斯风格,二道街国际饭店周边为哥特式,三道街带有法国古典主义韵味,四至六道街则洋溢着意

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气息。每到晚上8点,灯光璀璨,街上的繁华夜景比我想象中更红火。

满洲里是中国最大的陆运口岸城市,融合中俄蒙三国风情,素有“东亚之窗”“欧亚大陆桥”之称。其核心景点满洲里国门景区是中俄边境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据说在暑假期间,游人如织,每天排队要花费不少时间。我与老伴住在市区,打车到满洲里国门景区花费了20元。

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满洲里国门,有一种莫名的庄严感。国门下面,火车鸣笛,驶向俄罗斯国土,我深知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建筑,它是咱们祖国的大门啊。

据导游介绍,满洲里的国门承载着厚重的历史。第一代国门是1900年由俄国人设立的,在铁轨土道坡下平地树立木柱一根,高六尺,向西一面以红油书写俄文,以铁路交界,该铁路左木柱及铁道上钉上双头鹰国徽即隐示国界所在之地。我们如今看到的国门是第五代了,2008年建成。国门总长105米,高43.7米,宽46.6米,总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,总投资8200万元人民币。中间悬挂着直径1.8米的国徽。国徽下面是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七个红色大字,国门上五星红旗高耸入云,巍然屹立,彰显出一个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尊严。

我曾踏足祖国边境的东、西、北三地,见证过不同国门的雄姿:新疆霍尔果斯国门与哈萨克斯坦隔河相望,广西友谊关屹立于中越边境,云南磨憨口岸连接着中老两国。这些国门或古朴或现代,共同守护着祖国的疆土。但最让我震撼的,仍是满洲里这座巍峨的国门——它不仅是中俄边境的界标,更是一部浓缩的兴衰史。站在国门下,我不由心生感慨:今日的和平与繁荣,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,是边防战士日夜坚守铸就的。我深知,这扇门不仅是地理的边界,更是精神的堡垒。它提醒着我们:祖国的强大,源于每一代人的奉献与坚守。

■往事如烟

汪知羞

我的老家在萧王庙街道汪家村,九岁时我便离开了老家,脑海里老家的记忆只有云溪庙、螺星塔、七家阊门、后门山等,还有就是对爷爷、奶奶及母亲的绵绵回忆与思念。

我的爷爷,既没有留下照片,也没有留下名字,有的只是他与奶奶的坟墓;那坟墓是2002年由哥哥及几个堂兄重修的。爷爷家有七兄弟,他排行第六,所以大家叫他阿六。现在墓碑上他的名字也写成阿陆。爷爷的死,是在我奶奶37岁那年的正月

老家记忆

初九早晨——天空飘着雪花,爷爷去山上砍柴。他在挑柴下山的时候跌倒,头撞在山坡毛竹根的尖端上,当场血流如注。当天上山的人很少,人们发现他的时候,已经过了很久。亲属们用门板把爷爷抬到家里,他已经断气了。

而我对奶奶的记忆则是:一个深夜,我与奶奶睡在七家阊门老屋的楼上,她坐在被窝里手拿着念珠念佛,我则静静地听着。过了一会,她对我说:“背上痒。”我就爬过去替她挠痒痒。

奶奶姓江,37岁丧夫时,两个十五六岁的女儿便早早出嫁了;10岁的大儿子放牛、种田,自食其力;7

岁的小儿子(我父亲)未上学即去外地当学徒。奶奶认为自己命不好,到离家四十多里的地方带发修行、吃斋念佛。

我的母亲也是萧王庙人,不幸的是她开药店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,她从小在兄嫂家长大,十三四岁就到我父亲家当童养媳。母亲30岁时,我才4岁,她得了伤寒。父亲去配中药,她吃了几剂,病情稍有好转,便嫌药费太贵,就坚持让父亲不要再配药。就在重阳节前夕,她与邻居一位妇女聊了一夜。这次彻夜长谈,竟夺去了她的生命。她死后第二天,我的头上戴上了白帽。当时的我是多么愚蠢与无知,

竟不懂失去慈母的悲哀,跑向她所睡的床边说:“姆妈,看我多好看!”

母亲死后,棺材就放在附近的田里,四周编了竹篱,上面盖了瓦片,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,父亲做寿坟时,才把她的棺材移到山上和父亲合葬。

对老家的古树群、螺星塔等,我都写过诗。其中《古树群》是这样写的——

寂寂寞寞古树群,
风风雨雨度晨昏。
彩云捎去相思情,
血染树叶泪留痕。

现在我也老了,老家也已经回不去了,可叹啊!